

喜劫良缘²

十里菱歌



不要说是讨厌的话
不然她会生气的!



你
 吃错药
 长不高
 怪我吗?



桃之
天天

年度重推
最蠢女主终现江湖



软萌小天后 10月20日再发大招

家和事美俏帝君与战五渣青鸾神
不得不说的羞耻PLAY

别人喜当爹，她却喜当外婆?

身材矮小的高龄女仙一苏醒就被壁咚了!

她发誓：自己绝对还是个含苞待放的Bling美少女啊!

神女手持大板斧，肩扛灭天剑，可惜五行缺慧，傻得离谱；
 帝君室内六母虎，兼有一萌孙，却是情深难付，痴得彻底。

喜劫良缘 ②

十里琴歌/著

XI JIE
LIANGYUAN 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喜劫良缘. 2/ 十里菱歌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00-1451-0

I. ①喜…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7235 号

喜劫良缘. 2

十里菱歌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吴砚晨
文字编辑	刘思月
封面设计	ⓈTITI设计·00_8622771_018522@sina.cn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451-0
定 价	2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2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001. 第一章 启禀大王，有杀气
020. 第二章 要么给钱，要么卖身
035. 第三章 女侠收了那道士
048. 第四章 月黑风高夜，棒打鸳鸯时
069. 第五章 少年你大胆地放大招
089. 第六章 趁你睡着，夺你节操
108. 第七章 我负责貌美如花
129. 第八章 昔日之少女，今日之丈母娘
151. 第九章 求你，赏我一口软饭

目录





175. 第十章 请务必再抢救我一下
201. 第十一章 西当木城
217. 第十二章 飞鸿踏雪泥·天语木
242. 第十三章 飞鸿踏雪泥·芍药精
258. 第十四章 飞鸿踏雪泥·小神鸟
273. 第十五章 听说主帅遇难了
288. 第十六章 嫁梦之术
307. 第十七章 小姐多金，公子多情
316. 番外一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18. 番外二 所谓“麻将”的真面目
321. 番外三 木偶也有一颗少女心
324. 番外四 龙孙殿下养崽记

目录





XI JIE
LIANG YUAN

第一章 启禀大王，有杀气

我醒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山海阁，给紫微大帝还书。

山海阁建在大泽之上，掩藏在云层之中。今日刚好天朗气清，云朵薄薄的，仿佛是姑娘家随手拨开的棉絮，后面半遮半掩地露出了一角金石牌匾，阳光闪耀下隐约可见一个铁画银钩的“山”字。

我心里不由得舒了一口气，间隔了七万年来，幸好这路我也没认错。

我在山海阁前面停住，搂紧了怀里一堆泛黄的旧书准备推门而入。正在这个时候，不知打哪儿突然传来一个软软的声音：“你是什么人呀？”声音细小散在轻云里，让人一时辨不出声源。

我左右张望。

一阵沉默过后，我的衣角忽然被人扯了扯。

我低下头，一愣，出现在我眼前的首先是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鹿角，定睛一看，哦，原来是一个脑袋上长着一对鹿角的小仙童。小仙童一手牵住我的衣角，仰起脸来看我，白嫩嫩精致的小脸上一双眸子黑不溜秋的，小小短短的身材，看起来很是讨喜可爱。

我千鸾姬平生对这种小生物最没抵抗力了，心里一下子就被柔软的粉红小花涨满。

我搂着书蹲下来，与他平视：“你是住在这里的小仙童吗？”

他摇头：“不是哟，我住在故宸宫。”

“故宸宫？”是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地方，然而我已经沉睡了七万年，这七万年里神族新建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宫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又问：“那你是迷路了吗？”放眼四周，目光所及之处除了我和他就再也没有别人了，我摸摸他头顶的鹿角，“你是鹿族的孩子，是吗？我送你回去。”

小仙童的脸瞬间就皱成了包子：“我才不是鹿呢！”

“不是鹿？”我奇怪了，这明明就是一对鹿角啊，“那是羊？”

包子褶皱更深了：“也不是羊！”

“那一定是牛了。”我站起来摸着他的角兴高采烈地微笑道，

“我还没见过分叉的牛角呢。没想到睡了七万年，物种都进化成这样了……”

小仙童气鼓鼓地挥开我的手，忍无可忍道：“姐姐，你有没有眼光啊，我是龙！是龙！”

“龙？”我心里有小小的诧异，“哪家的龙？胤川家的龙？泉阳家的龙？霖济家的龙？”

“后面两只是谁和谁啊……”小仙童皱眉想了想，应该还是没有听说过这些上古龙族的名号，索性不想，挺起胸膛自豪地说道，“我是紫朔和初月家的龙！”

“不认识。”我道。

小仙童一下子就耷拉下脑袋，一双鹿角……哦不，龙角无比失落地对着我：“我不要和你说话了，阿娘说和笨蛋说话也会被带成笨蛋的。”

我安慰道：“没关系的，我一直很聪明，你不用担心会带笨我。”小仙童火速抬头，错愕地看着我，我温柔地笑笑，朝他伸出援助之手，“来，我送你回家。”

小仙童的头垂得更低了，双肩颤抖着，看起来像是在竭力忍受着什么，好一会儿才委屈地闷声道：“不用了，我外公就在里面，等他出来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我看了紧闭的山海阁大门一眼，半晌，低头惊讶地问小仙童：“你外公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再看一下四周寂寥的云野，禁不住吃惊地喃喃，“也太不负责任了吧，随便飞来一只大鹏鸟都能把你抓走啊。”

“普天之上，没有哪只大笨鸟敢飞来抓走我啦。”小仙童黑珍珠似的眼珠子瞅着我，“姐姐你是来找紫微叔叔的吧？不幸地告诉你，紫微叔叔现在云游四海去了，暂时把这山海阁托付给了我外公看管。换言之，这山海阁现在是由我在管。”他“噌噌噌”地跑到楼前一颗浑圆的石头上站定，与我等高，张开双手拦住道：“而本龙孙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外公这么久没出来，肯定又是在里面触景伤情喝闷酒了，我才不会让你进去看到我外公堕落的一面呢……”

我承诺道：“好，我不看，我进去搁下书就出来。”我抖了抖怀里沉甸甸的书，“再说这山海阁这么大，想碰见也不一定能碰见呢。”



小仙童狐疑地偏着脑袋，道：“我才不信你呢。我外公长得那么好看，他都已经成亲了也还有好多仙女黏过来，你一定是想进去偷看我外公。”

我搂着书真诚地反问：“你外公长得很好看？”稍加思索，摇头道，“不，一定没你长得好看。”

小仙童抬高下巴，一脸不屑：“你以为本龙孙是爱听马屁的人吗？”然后，他慢吞吞地从石头上爬下来，退开到一旁，“我不过是欣赏你的诚实。”随即压低声音道，“姐姐你进去放好书了就快点出来哦……”

山海阁的大门被我蹑手蹑脚地推开。

紫微大帝本就清静，上古之时除了我偶尔来他这里闹一闹，也没别的人来了，现下他云游在外，楼里自然只剩一派冷寂。山海阁一共两层半，一楼放甲骨、竹简和帛书等，二楼放纸书，最高那半层为一个阁楼。建造之时本是为了供紫微大帝观天象之用，后来倒常常被我爬上去四肢大敞对着月亮喝酒。

小仙童叮嘱我不要惊扰他的外公，我也并不知他外公在几楼，而我怀里抱着这堆纸质书，二楼我是一定要上去的。我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在楼梯拐角处不经意地往一楼瞥了一眼，突然就看到了小仙童传说中的外公。

一楼的书架一排又一排地高高林立，阳光在书架的缝隙中裂开，窗扉掩不住仙界的云气，丝丝缕缕的白色轻云在书架四周环绕。一名男子面对我背靠着一排书架坐在地上，一脚曲起，手中拎着个酒壶搭在上面，脑袋微微垂着，散落的发丝遮住了大半张脸，让人看不清是个什么长相。

我暗自摇头叹气，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现在的年轻人都堕落成什么样了，竟大白天的就窝在山海阁里喝酒！我感慨万千地摇着头，继续抬步往楼上走去。

我觉得自己的动作该是很小，然而下方的男子不知是感觉敏锐还是怎么的，蓦然间有所感应一般抬起头来——

我跟随着往后退了一步，抢在他目光聚焦之前迅速跑上二楼。

可怜我千鸾尊神，只因为小仙童的一句嘱咐就变得跟做贼似的。

我左手搂着书，右手将它们一本一本地抓起往书架上送。书架建得很高，而我身高有限，等我终于半蹦半跳着将其中一本书放到最高一层，正暗自心底偷乐时，突然望见对面几排书架后停着一道身影，左张右望的，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谁？”

是小仙童的外公？他跟了上来？

隐约可见那人身躯猛地一震，缓慢地回首，目光隔着几排书架撞上我的。阳光温和，云雾缭绕，那人墨的发，薄的唇，一切似曾相识。我正想定睛看个仔细，那人影却忽然一闪，然后就不见了。

“什么啊……”

我小声嘀咕，右手捡起一本书，踮起脚继续往书架的最高层放。

不知是哪扇窗没有关好，一阵狂风自楼外呼啸着吹进来，书阁里棉絮似的云气被吹得骤然一散，我闭上眼睛闪躲着偏过头，下一刻感觉身后有一股清淡的气息袭了过来。我背部被什么猛地一撞，腰间随即一紧，我手里怀里的书被这么一撞，散了一地。狂风未停，地上的书页快速翻动，“哗啦啦”地响，有几本年代久了的装订线早已散开，被大风这么一吹，书页霎时间铺天盖地地扬了起来。

穿过书架的日光，缭绕聚散的烟气，不住飞扬的书页，我呆了半天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的亲娘啊，是有人从背后抱住了我。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今年十九万岁。而这十九万年来，从没哪个小兔崽子敢占我千鸾姬的便宜。

我冷笑一声，抬起右手准备招雷电来劈死这个不知死活的王八羔子，可惜睡了七万年，脑袋还没完全清醒，一时间竟记不起招雷诀长什么样子。不过是这短短的一刹那，我抬起的右手已经被人从后方握住，那人指尖冰凉，靠在我耳畔的吐息却热烫异常，低声问：“千千，是你吗……”

哪怕相隔七万年，这把嗓音仍熟悉得让我心头一紧。

狂风渐歇，漫天飞扬的书页一张接一张地落了地，书阁里的烟雾慢慢又聚拢起来。我垂下眼帘，看他扣在我腰间的指掌，默了半晌，告诉他：“如果我没记错，你应该叫我一声师父。”

不用回头我亦晓得，身后的这位，正是我诀别了七万年的爱徒，怀青。

他似乎震了震，双掌移到我的肩膀上，不知怎的一个转身，我就被扳成与他面对面。我的后背紧贴着书架，正打算抬起头来仔细看他，却在抬起头的这一瞬间，眼前的光影一变，他的脸已经朝我俯了下来。

我的唇被人堵住了。

一开始是极轻极轻的亲吻，他的薄唇在我的唇上贴着厮磨，仿佛我是风中的泡沫，一不小心就会碎掉。可我不是泡沫，他这样的逗弄我只觉得痒，我忍不住想笑，但笑过之后又觉得不太尊重眼下的情况，于是又急忙抿唇表示我很正经。这细微的动作被他发觉了，他挑了挑眉，紧接着搂在我腰间的手力道加重，凿开相贴的唇瓣开始深入纠缠。

于是我尝到了酒味。

方才坐在一楼喝酒的……是他？

小仙童口中软软甜甜唤着的外公……是他？

啊，对，出门前在家中的时候九骨就告诉过我，说怀青帝君早已娶妻，还是六个，别说女儿，现在是连外孙都有了。

心底没来由地一阵发涩，我抬眸看着眼前的他。眼前这人，墨的发，深的眸，相隔七万年，他依旧是我心中最珍惜的存在。

我降生于洪荒之末，太古之初，是盘古天尊开天辟地以后，天地孕化出来的神鸟青鸾。盘古天尊取我乃千鸟之首的含义，为我取名为千鸟，因我所居的女床山多花花草草，复又取与“鸟”同音的“鸾”，写作千鸾。在我之后化形的新神都尊称我一声“千鸾姬”。

我降生了两万年后怀青才降生，一样是在女床山上。

犹记那日我吃饱了撑的，散步散到了女床山西侧，发现浩瀚的冰原之上不知什么时候破开了一个巨坑，坑内烈火熊熊，一只身形巨大的公朱雀正沐着细碎的火星张开了遮天翅羽。

我向来爱护小动物，于是我将这只朱雀拐回去当了我的徒弟。

哪怕他从来都没有诚心实意地叫过我一声“师父”。

“千千……”

他的吻游移到了我的嘴角，一边绵绵密密地吻着一边低唤。我偏开头，安静地平复呼吸，脑中的思绪纠结成团，我老半天才记起自己要和他说什么：“怀青，我好像忘了一些事。”

我记得我怎么将他拐回了家中，也记得我教他术法，然后不出十日就被自己徒儿打败的耻辱经历，但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陷入沉眠之中的。而且，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徒儿怀青不应该压着我这样啃。回忆断断续续，记得一些没了一些，仿佛原本成串的珍珠被人挑出了几颗，剩下的依旧能够连起，然而只要细心一数，便会知道那长度是不够的。

我的记忆，就像被人剪走了一些片段。

我试着动了一下手指，在心中默念了一些较为入门的术法口诀，如招风，如化雨，可惜静候了一会儿也不见窗外有什么风雨的动静。我心里不由得一阵发慌：“而且我的修为好像也不剩多少了。”连小小的风雨都招不出来，估计现在我只要往凡间一站就会和他们无异。

“怕什么，我不是在这里吗？”他的唇在我的耳垂处徘徊，嗓音低沉沉沉地在我耳边响起，“不记得便不记得，没了便没了，反正我会保护你……”

脑子里嗡嗡响，耳朵又热又烫，后面他说了什么我已听不清。我伸手去推他，不满地皱眉道：“不记得便不记得，没了便没了，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可是我的修为，是我辛辛苦苦修来的，你懂不懂？”

他轻笑一声，单手横在我的头顶压着书架，居高临下地望着我。我推开他的这一点距离也方便我看清他七万年后的模样。嗯，还是熟悉的俊逸眉目，只不过脸颊稍微瘦削了些，眼底也深深地埋了一层郁色。这层郁色在打量着我的此刻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湖水荡漾般的迷离。

他用拇指抚弄着我的下唇，看着我，有些失神：“脸颊终于有了一点血色，很好，不像睡着时那般……”见他好似有些恍惚，我拉了拉他

的袖子，担忧地轻唤了他一声。他指尖猛地一颤，抬起我的下巴又狂风骤雨般吻了下来。

“七万年，七万年……你要是再不醒来，估计我就要疯了……”他的吻顺着下巴一路落到了我的脖颈，嗓音听起来有几分沙哑，“千千，你怎会这样对我……”

我的眼眶莫名一阵湿润，抬手安抚地摸他的头发：“我吓到你了？对不对？你是不是以为我再也不会醒来了？”

“嗯，你吓到我了。你要赔我。”

握在我肩侧的大掌随手一拨，我的交襟便往左右两处敞开。他的唇落到了我的锁骨处，我全身“噌”的一下仿佛着了火。

我不禁迷迷糊糊想，他说的“赔”是哪一种“赔”呢？割地？赔款？肉偿？看样子还是最后一种可能性大些啊……

看来阔别七万年，我的爱徒的确长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窗外春光明媚，山海阁里隐约可听见有女子的细细喘息。我抑制不住浑身发颤，咽了咽口水唤道：“怀青。”

他低低地“嗯”了一声当是回应，薄唇顺着我敞开的交襟越吻越低，最终落在我的胸口。我浑身一阵哆嗦，又唤他一声提醒道：“怀青，这里是山海阁。”

他双手箍在我的腰间，脑袋垂埋在我的肩窝处。过了许久，楼里的温度终于渐渐凉了下来，而他的嗓音依旧是又低又沉：“嗯，我今天喝了点酒，可能不是很清醒……”我不知如何接话，只得干巴巴地看着他笑。他搂住我，力道越来越重，最后竟带了一丝颤抖，“所以，是不是梦？是不是我一清醒你又要不见了？”

我的笑僵住，鼻腔酸涩地抬起双手，环抱住他，手掌在他的后背轻抚：“不是梦。”我故意开玩笑道，“你看你对我又搂又抱的，这哪里能是梦呢。”脸一沉，我又说：“还是说你经常会做这些乱七八糟的梦？”

“但真实的你哪里会乖乖任由我这样……”

就算术力再不及他，师父毕竟是师父。他以前只要一靠近占我便宜都会被我抡起狼牙棒来教教他什么叫“尊师重道”，虽然最后总会被人用一根树枝就将狼牙棒挑飞，以实际行动来告诉我什么叫“欺师犯

上”。所以，今天不战而降的我的确算是堕落了。

我马上重拾自尊，伸手就要去推他。他轻笑，磁石般赖在我身上就是不肯起来。

我们这一来一往的光景里，楼梯上突然传来有人蹦跳而上的“咚咚”声，那声响在楼梯口处戛然而止，随即响起一记小小的吸气声。

我惊愕地回头，就看见了站在楼梯口处的龙角小仙童。

小仙童一双清澈的眼珠子瞪得如铜铃般，双手吃惊地捂住嘴巴。捂了半天，一只小爪子抖啊抖地伸出来指着我和怀青，奶声奶气的声音也激动地颤抖着：“你……你们！”

怀青半眯起眼睛，看了小仙童一会儿：“是不离啊。”

小仙童的声音瞬间拔高了八度：“外公！你压着这个言而无信的姐姐是在做什么！”

我干咳两声，理了理现在是个什么境况——怀青还好，衣着基本还算得上齐整，至于我，就不太好了，绾好的头发全散了下来不说，交襟的衣领也被人分到了锁骨以下。幸好怀青正压在我身上，相信从小仙童的角度望过来也只能看见我光裸的肩膀。

被小孩子看见这少儿不宜的一幕可不太妙，我推开怀青，想整理好衣裳，双手却因为心中着急而止不住地哆嗦。怀青直起身，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小仙童投向我的好奇视线，他抓住我的手帮我衣领拉好，浅笑道：“不理会跑来搞破坏，看来这的确不是梦。”

没想到小仙童年纪小小耳朵倒挺尖，马上就在原地急得跳脚：“哼，哼，外公你当然希望我不跑来了，然后你和言而无信的姐姐就可以这样那样那样那样！”

“哪样？”

怀青帮我拉好了衣裳，转身，虚心求教地问小仙童。

“反正就是这样那样……”小仙童支支吾吾地鼓着腮帮子，声音渐渐小了下去，“莲华舅舅告诉我，一男一女在一起就会这样那样，具体是哪种我也不太清楚……”

我不由得瞠目结舌。传说中的莲华舅舅，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我

已经可以断定你就是个残害神族小幼苗的货。

我扭捏不安地从怀青身后探出半个身子，讪笑了几声，决定要将神族的小幼苗带回光明的道路上：“小弟弟你别听你的莲华舅舅胡说，方才是姐姐太热，才把衣裳脱了的。”

小仙童的脑子转得很快：“你热外公为什么还要盖在你身上？”

我的笑有些挂不住：“因为姐姐后来又冷了……”

“唉，你们女人还真是善变。”小仙童无奈地叹气道，“好吧，我暂且相信你了，我是不会告诉别人你们这样那样了的。”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马上又听见小仙童煞有介事地补充道，“我只会回去告诉二外婆三外婆四外婆五外婆六外婆七外婆，一个矮不隆咚的姐姐把衣裳脱了，外公怕她冷，于是助人为乐地压到了她的身上。”

“……”

看着我欲哭无泪的表情，怀青牵起我的手，将我带到小仙童面前，反问：“哪里来的那么多外婆？”再双手握住我的肩膀往前一推，“从今往后，只有这位才是你的外婆。”

我纯洁得十九万岁高龄都没谈过几次恋爱，就只稀里糊涂被人压在书架上啃了一遭，等我反应过来时，居然就有了一个两百余岁的小外孙，还名正言顺当了别人的外婆，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奇幻色彩。

怀青让我待在山海阁里等他，他嫌小不离在这里叽里呱啦太吵闹，我与他之间话都不能好好说，便打算先将小不离送回他娘亲那里再折回来寻我。

“本来应该把他娘亲初月也介绍给你认识的，但月月近几年的情况……”怀青若有所思道，“还是迟一些再说，那丫头今天恐怕也喝了酒。”

我听不出个因果来由，反倒是小不离一听，幼稚的脸上立刻浮现出几抹与年龄不符的担忧，心急地扯怀青的衣袖，央求道：“外公我们快点回去，娘亲要是在梅花林里喝醉了估计又得着凉……”

看着怀青和不离一大一小盘腿坐在飞云上逐渐飘远，我不得不发自

内心地感叹：这真是一个三代同堂、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家庭啊。

眼眶不知怎的就有些发热，热着热着我突然就想起我的未婚夫来。

是了，在这世上，我不只有怀青，我还有一个未婚夫。

我和我的未婚夫端木叶，是传统意义上的不打不相识。

将怀青收作徒弟的最初那几年，因为要教他学习术法，免不了我要以身作则地示范，换言之，是我带着他在四海九州里打小怪。每当听说哪座山哪条沟有哪只小妖小怪为非作歹太猖狂，我便拉着他往那里跑，二话不说直接开打。

认识端木叶，就是因为他太猖狂了，欠揍。

彼时我一溜云飞到了末涂河边，把怀青往岸边红彤彤的枫林树枝上一挂，叮嘱他：“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下来知道吗？只管好好看，学点实战技巧。”这就是我对徒儿的教育方式，口头上说得再多也不如直接战一场给他看。

怀青自个儿在树上调整好了坐姿，应了一声：“知道了。”又笑吟吟地问我，“你这次又打算教我什么招式？”

我摸着下巴沉思道：“上上次教了你流星锤，上次教了你大关刀，这次就教你狼牙棒吧。”我从背后背着的大麻袋里捣鼓出一根狼牙棒，再次膘他一眼，并嘱咐他，“你好好看着。”

说罢我将大麻袋扔到地上，驾着一朵云飞到了末涂河上方。

端木叶已经漂在河面中央等我，他是这条河经年累月孕育出来的精怪，排场很够，身后密密麻麻地跟着一列虾精蟹精。他一手叉腰，一手胳膊下夹着一对双节棍，抬高下巴拿鼻子瞪我，嚣张地道：“哪里来的矮不隆冬的小冬瓜，竟敢来找小爷我的晦气。”

我单手将狼牙棒扛在右肩，慢悠悠地掀起眼皮子，气势绝对不输人地淡然道：“听说你曾扬言，附近的百姓要是不拿好酒好菜好姑娘来祭你，你就发大水冲了这城镇？”

他毫不羞愧地道：“是又怎样！他们天天从小爷家门口引水，给小爷供点祭品又算得了什么。”他下巴一抬，挑高了眉问我，“话说回来关你什么事？你该不会是神吧，这么慈悲？看不惯小爷欺压百姓而来找

小爷打架的？”

我举起狼牙棒沉默地放在手心掂了掂，漫不经心地回答：“我是神，但我不是因为看不惯你欺压百姓才来的。”心想你一个小小的末涂河妖精都能受百姓供奉，而我一个青鸾尊神只能窝在女床山峭梧桐籽，人比人羞死人，不揍你一顿都对不起我不平衡的心理。我看着他道，“是因为你吃得太好了。”

风吹动河川两岸的十里枫叶林，“哗哗”作响的枫叶后方，怀青轻笑道：“我就知道。”

我半眯着眼睛，寻思着该从哪个角度挥出狼牙棒才能一招制敌。端木叶身后跟着的一只小虾妖惊恐地叫道：“大王！有杀气！”说完双手高举，递出一柄闪着寒光的长剑，急声相劝，“这不是你用双节棍耍帅的时候了，请用这柄镇川宝剑来击退劲敌！”

端木叶不以为意地轻笑：“有什么杀气，不就是个柔柔弱弱的女娃娃嘛，小爷一对双节棍就能抽得她哭爹喊娘！”

语毕也不通知我一句“开打”，直接就挥舞着双节棍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

短兵交接，“砰”的一声，狼牙棒挡上双节棍，双方僵持在空中，片刻后猛地一个后撤，换个手法迎上去又是“砰”的一响。

锵！

铛！

几个回合下来还是不分上下，空中只有武器相撞的声音一声一声如水纹般回荡。又是一个拼力气的逼近，我与端木叶腾在半空中，手中的兵器互不谦让地两相抵着，他的脸近在咫尺，忽然笑道：“没想到你一个不及板凳长的小娃娃，也能接下我几十招。”

我输人不输阵地应回去：“你一个没品没阶的河妖，能和我打成这个样子也算不错了。”

“好说好说。”

“失敬失敬。”

短短瞬间，我们居然在彼此眼中看到了英雄惜英雄的激赏。

于是我和端木叶手中的兵器不约而同地往后一抛，端木叶仰天感慨